檢查者 史錫永
覆查者

書名	後漢書（第拾肆冊）共存拾肆冊
刊寫時代	宋刊本元明修補
裝式	蝶裝
卷數	傳六十八之六十九下
葉數	捌拾叁
行格	半葉九行行十六字
高廣	高柒寸壹分廣壹尺壹寸捌分
邊口	左右雙邊白口魚尾標書名篇名卷數下標葉數底闌標刊工姓名
印章	首尾本館印
其他標識及狀況	是冊首卷原版僅存五葉次卷原版十一葉末卷存四葉首卷第十四十八兩葉桓字雖缺筆亦係補字竟豎殿徵敬均缺筆
覆查加注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三十日

國家圖書館藏

列傳卷第六十八宦者　范曄　後漢書七十八

鄭衆　蔡倫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孫程　曹騰

單超　侯覽

曹節　呂強

張讓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也）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準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玄注云中門於外內為中也閽即刖足者）寺人掌女宮之戒（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正內五人注云正內路寢也）月令仲冬命閽尹審門閭謹房室（鄭玄注月令云奄尹主領奄豎之官者也於周禮則為內宰掌理王之內政宮令誡出入開閉之是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毛詩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注云巷伯內之小臣也）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關涉也中人內人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

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貂
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鞮字伯楚左傳曰呂郤畏偪將
焚公宮殺晉文公寺人披見公以難告遂殺呂郤新
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
以禮與廋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爵
之於朝也景監嬰賢著庸於秦趙
景監以求見又曰藺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
求人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也
著庸謂薦鞅及相如也及其敝也則賢刁亂齊伊戾禍
宋
左傳曰齊相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
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注曰寺
人即閹官刁即貂也音彫又曰楚客聘于晉過宋太
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去人伊戾請從之至則坎
用牲加書徵之而驐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
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無罪乃亨伊戾也漢

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
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
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
詔命
前書曰齊人田生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
釋卿音義曰奄人也仲長統昌言曰宦豎傳
近房臥之內交錯婦人之閒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
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前書曰孝文
時宦者則趙
談北宮伯子孝武
時宦者李延年也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
出入主之至元帝之世
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
出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前書曰急

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四一輿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也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肅周之禍損穢帝德焉前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也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云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憝惡也音大對反謂誅竇憲也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宮卿謂爲大長秋也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闥之間爾雅曰宮中小門謂之闥也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永巷掖廷並署名也爾雅曰小閨謂之闥其後孫程

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謂皇甫嵩蔡雍等並被排也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也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宗五服內親故也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梵辭曰高余冠之岌岌又曰撫長劒兮玉珥揚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封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苴以白茅而分銅虎符也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棊列如棊之布列史記曰徙徙棊置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泳紈霧穀之積盈仞珍臧詩頌曰大路南金鄭玄注云荆陽之州貢金三品和謂六和也嬙嫒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傳曰夫差宿有妃嬙嬪御焉杜預注曰妃嬙貴者嬙音牆前書曰初爰盎爲吳相時從史盜私盎侍兒昌言曰爲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傳晏子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綺室室之綺麗者飾雕文土木被緹繡前書東方朔曰大土衣綺繡狗馬被績劉緹厚繒也

雄洪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注曰朱朱紱也金金印也

皆剥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前書曰史遷熏胥以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單盡也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摇亂區夏寇盜劇賊緣間隙而起也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拏戰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鉤黨謂李膺杜密等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罷怨協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尚書曰龔行天罰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史記曰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也自曹騰說梁冀竟

羣英之埶力九服已見上羣英謂劉猛朱寓之屬見竇武傳而以凝留立昏弱謂立桓帝也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龜鼎國之守器以諭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左傳曰鼎遷于商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也此謂宦官也言漢家初寵宦官其後終爲宦官所滅左傳楚蚡冒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也

鄭衆字季産南陽犨人也爲人謹敏有心

幾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拜小
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鉤盾令時竇
太后秉政后兄大將軍憲等並竊威權朝
臣上下莫不附之而中常侍鄭衆獨一心王室不事
豪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圖作不軌衆遂
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勳班嘗每辭
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與音預）中官用樸自
衆始焉十四年帝念衆功美封為鄛鄉侯（鄛音士交反說文曰南郡轄陽縣有鄛鄉）永初元年
食邑千五百户元初元年辛養子
閎嗣閎卒子安嗣後國絕桓帝延熹二年
紹封衆曾孫石讎為關內侯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
宮掖建初中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
常侍豫參帷幄倫有才學盡心敦慎數犯
嚴顏阿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門絕賓暴
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元九年監作祕
劒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

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相州記曰耒陽縣北有漢黃門蔡倫宅宅西有一石臼云是倫舂紙臼也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久在宿衛封爲龍亭侯龍亭縣故城在今洋州興道縣東明月池在其側邑三百户後爲長樂太僕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倫初受竇后諷旨誣陷安帝祖母宋貴人及太后崩安帝始親萬機勑使自致廷尉倫恥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飲藥而死國除

東觀記曰北新城人衛康叔之胄孫林父之後東觀白此已下十九人與程同功者攉敘其所承本系蓋當時史官懼程等威權故曲爲文飾

孫程字稚卿涿郡新城人也安帝時爲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悝等言欲

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
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閏雍鄉侯又小黃
門江京以讒諂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都
鄉侯食邑各三百戶閏京並遷中常侍江
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
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爭動內外
競爲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
鴻臚閻顯更相阿黨遂枉殺太尉楊震廢
皇太子爲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爲
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
豐廢耿寶王聖及黨與皆見死徙十月北
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興姓
渠名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
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
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南陽王康先爲太
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歎憤又長樂太
官丞京兆王國並附同於程至二十七日
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二千簡爲帝

同未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
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爲誓四日
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章臺門時江
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
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勢積爲省
內所服欲引爲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
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
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爲順帝召尚
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留
守省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
知所爲小黃門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
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閻崇屯朔
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之印
日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
千戶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
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
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
程傳刃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臥病

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千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劒擊景憤墮車左右以戟又其胷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録善古今之通義也故中常侍長樂太僕江京黃門令劉安鉤盾令陳達與故車騎將軍閻顯兄弟謀議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佗音駝）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東觀記曰程賊秉補又分與光曰以爲信今暮其當著矣漏盡光爲尚席直事通燈解劒置外持燈入二臺門程等適入光走出門欲取劒王康呼還光不應光得劒欲還入門已閉光便守宜秋門會李閏來出光因與俱迎陰濟王幸南宮雲臺詔書録功臣令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謂康曰緩急有問者當相證也詔書封光東阿侯食邑四千戶未受符策光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遂封東阿侯邑千戶也）

懷忠憤發勠力協謀遂掃滅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乎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詩大雅也）程

爲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爲浮陽侯食邑
萬戶康爲華容侯國爲酈侯各九千戶黃
龍爲湘南侯五千戶彭愷爲西平昌侯西平
昌諸縣屬平原郡孟叔爲中廬侯中廬縣屬南郡李建爲復陽
侯各四千二百戶王成爲廣宗侯張賢爲
祝阿侯史汎爲臨沮侯臨沮縣屬南郡馬國爲廣平
侯王道爲范縣侯李元爲襄信侯楊佗爲
山都侯襄信山都並屬南陽郡也陳子爲下雋侯下雋縣長沙郡音似
兗反趙封爲析縣侯李剛爲枝江侯各四千
戶魏猛爲夷陵侯二千戶苗光爲東阿侯
千戶是爲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
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遂擢拜程
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張賢孟叔馬國等
爲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
右帝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
徙封程爲宜城侯程既到國怨恨恚懟懟怨
也音直季反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續漢書曰程到宜城
怨恨恚懟刻瓦爲印封還印綬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

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三年帝念程等功
勳悉徵還京師程與王道李元皆拜騎都
尉餘悉奉朝請陽嘉元年程病甚即拜奉
車都尉位特進及卒使五官郎將追贈車
騎將軍印綬賜謚剛侯侍御史持節監護
喪事乘輿幸北部尉傳（北部尉之傳舍也傳音直戀反）瞻望
車騎程臨終遺言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
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浮陽侯後詔
書録徵功封與渠為高望亭侯四年詔宦
官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乎令王
康王國彭愷王成趙封魏猛六人皆早卒
黃龍楊佗孟叔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
李剛九人與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
求高官增邑又誣罔中常侍曹騰孟賁等
永和二年發覺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宋娥奪爵歸田舍唯馬國陳予苗光保全
封邑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
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樂長夏珍皆以

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即位並擢
爲中常侍梵坐臧罪減死一等建後封東
鄉侯三百户賀清儉退厚（謙退而厚重也）位至大長
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
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
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
景監以見有識（因嬖人景監非所以爲名也）知其不終（史記趙良謂商君
商君竟爲秦惠所車裂也）今得臣舉者罪深伊辱
固辭之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爲都鄉
侯三百户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也安帝時除黃門
從官順帝在東宮鄧太后以騰年少謹厚
使侍皇太子書特見親愛及帝即位騰爲
小黃門遷中常侍桓帝得立騰與長樂太
僕州輔等七人以定策功皆封亭侯騰爲
費亭侯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閤
三十餘年奉事四帝未嘗有過其所進達
皆海內名人陳留虞放邊部南陽延固張

温弘農張奐穎川荀爽典等時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關搜得其書上奏太守并以劾騰請下廷尉荀爽罪帝曰書自外來非騰之過遂寢暠奏騰不爲纖介常稱暠爲能吏時人嗟美之騰卒養子嵩嗣种暠後爲司徒告賓客曰今身爲公乃曹常侍力焉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嵩具表紹傳及子操起兵不肯相隨乃與少子疾避亂琅邪爲徐州刺史陶謙所殺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城人具瑗魏郡元城人左悺河南平陰人悺音工奐反又音綰唐衡潁川郾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冀世權戚威振下冀自誅太尉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周書智鉗不言也拑與鉗古字通音其炎反莫有言者帝逼畏久

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厠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外舍謂皇后家也）衡對曰單超左悾前詣河南尹不疑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得解徐璜具瑗當私忿疾外舍放横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悾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迫脅外内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等對曰誠國蠧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如耳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陛下復中狐疑（中音丁仲反）何疑乎於是更召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爲盟於是詔收舉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悾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户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户賜錢各千五百萬悾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户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

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
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
超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薨賜
東園祕器相中五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
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侍御史護喪
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
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獨坐言騎貴無偶也）徐卧虎唐
兩墮（兩墮謂隨意所爲不定也今人謂出行而端而任意爲兩墮諸本兩或作兩此非）皆競
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
於犬馬（毦以毛羽爲飾音如志反）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
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
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
買蒼頭爲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婚姻咸皆
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超弟安
爲河東太守弟子匡爲濟陰太守璜弟盛
爲河內太守悝弟敏爲陳留太守瑗兄恭
爲沛相皆多爲所在蠹害璜兄子昌爲下邳
令暴虐尤甚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

暠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暠家載
其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
東海汝南黃浮爲東海相有告言宣者
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
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
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
百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
浮坐髡鉗輸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徧
天下民不堪命起爲寇賊七年衡卒亦贈
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布賜冢
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悺罪惡及
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爲姦
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皆自殺演又奏
瑗兄沛相恭臧罪徵詣廷尉琇詣獄謝上
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爲都鄉侯卒於家超
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爲鄉侯租入歲皆
百萬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
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　帝初爲中常侍以
佞猾進倚埶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
熹中連歲征伐府帑空虛乃假百官奉祿
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爵關內侯
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
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
界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
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
大怨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徵詣廷尉
免延字伯行北海人後爲京兆尹有理名
世稱爲長者覽等得此愈放縱覽兄參爲
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
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太尉楊秉奏
參檻車徵於道自殺京兆尹袁逢於旅舍
閱參車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
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復上音房又反）建寧二年
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
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

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
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
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生而自爲冢爲壽冢）
石椁雙闕高廡百尺（廡廊下周屋也）破人居室發掘
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
之而覽伺候遮戢卒竟不上儉遂破覽冢
宅藉沒資財具言罪狀又奏覽母生時交
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御進也）覽遂誣
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
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
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
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新野人也其本魏郡人
世吏二千石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
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
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
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六百
戶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

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從
官史共普張亮共音恭中黃門王尊長樂謁
者騰是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
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
傳竝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
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
五百戶普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
皆爲關內侯食租二千斛先是瑀等陰
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
皇帝誅之令事必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
詔令太官給塞具塞報祠也音蘇代反字當爲賽通也賜瑀錢
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
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瘳上印綬
罷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
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
雀闕何人不知何人也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
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
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

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
名不立（不得書關主名）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
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
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
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爲言乃免刑
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
渤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
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户并前七
千六百户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
令長布滿天下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
騎營五百妻有美色（韋昭辯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伍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破石從求之五百
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
道多此類也光和二年司隸校尉陽球奏
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
中時連有災異郎中梁人審忠以爲朱瑀
等罪惡所感乃上書曰臣聞理國得賢則
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五臣）

謂禹稷契咎陶伯益也湯舉伊尹不仁者遠論語文也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淵聖御名思竇后實后傳誅殄竇后康及霸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興造誣謀作亂王室撞躡省闥撞音直江反執奪璽綬迫脅陛下聚會羣臣離間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水入宮苑爲御水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羣公卿士莫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爲之生夷寇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爲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故獲中興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

之功高宗祭有雉升鼎耳而雊高宗修德殷以中興見尚書也近者神祇啓
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
戮詩魯頌曰在泮獻馘音古獲反鄭玄注云謂所殺者之左耳路人士女莫
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
臣之類不悉殄滅謂復任用曹節等也昔秦信趙高以
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遺其禍左傳曰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閽
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人以刀殺之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
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
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不聽後晉滅虞虞公抱
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又曰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後逐季氏昭公奔于乾侯遂死焉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
成悔亦何及臣爲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
瑀之所爲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
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荅天怒與
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
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節遂領尚書
令四年卒贈車騎將軍後瑀亦病卒皆養

子傳國審忠字公誠宦官誅後辟公府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皐人也少以宦者爲
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爲人清忠奉公靈帝
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
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
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
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
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爲列
侯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
邪徼寵放毒人物疾妒忠良有趙高之禍
未被轘裂之誅趙高指鹿爲馬而殺胡亥轘裂以車裂也掩朝廷
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
開國承家小人是用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又并及家
人重金兼紫金印紫綬重兼言累積也相繼爲蕃輔受國
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詩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聿述
也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或其頊才
頊小也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賢才不升素
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蔬鄭玄

注周禮云蔬草有實者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賤糶穀以供之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戹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塡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政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休注云是時僖公爲齊[illegible]公所脅以齊媵爲嫡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所生也況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左傳師曠諫晉侯曰君養人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人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靁霆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易兌卦彖辭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易曰聖人南面嚮明而化杜預主左傳曰當國執政也又承詔書當於

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既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楚辭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圓謂天也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青素堊郭璞注山海經曰堊似土白色音惡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矯正也拂戾也音扶弗反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圓則水圓杅椀屬也音于字亦作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廄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說苑咎犯諫晉文公之辭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

而令中常侍曹節三甫等以詔書喻旨邕
不敢懷遭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
呵陛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
領膏脣拭舌 毛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注云
其領不肯爲用諭大臣自恣王不
能使也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
飛條 飛條飛書也 陛下回受誹謗繫
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
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
害 謂蔡邕使朝方時陽球使刺客追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
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
髮服戎功成皓首 垂髮謂童子也歷事二主 謂桓帝靈帝也
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
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
子遠擯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
任反煩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
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稽私藏收天下
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
中署內署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希之導引也 強上疏諫曰天

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臧中廢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咨謀也）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劾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而智短於自規故以道正已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疵與疵同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疵為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

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
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
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
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
夏惲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
讀霍光傳言莫欲謀廢立也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
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聞帝召怒
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
獄吏乎遂自殺忠惲復諮曰強見召未知
所問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外草自屏謂在外野草中
自殺也遂收捕宗親没入財產焉時宦者濟
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
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
威權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
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
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
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
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

諸儒稱之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都鄉侯（與音預）延熹八年黜爲關中侯食本縣租千斛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諠赫扶風人孟佗（佗音駝）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倉頭迎拜於路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爲涼州刺史（三輔決錄注曰佗字伯郎以蒲陶酒一斗遺讓讓即拜佗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

孫璋畢嵐栗嵩段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
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
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既作
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
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
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
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
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
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
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
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
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
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汝子也十常侍
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
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考爲張角道
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
掠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
常侍封諝徐奉事覺坐誅帝因怒詰

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
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
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
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
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
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
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
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雇謂酬其價也）因復貨之於
宦官復不爲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
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
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勑（騶養馬人）號曰
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
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
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
園詣價然後得去（詣謂平論定其價也）有錢不畢者或
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
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
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

割剥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
行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
之戒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絶修宮錢
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伊
積其中伊滿也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
本庶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
爲私臧復臧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
常云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宦官
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
登永安候臺永安宮也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
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尚姓但名天子不當登高
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春秋
潛潭已曰天子無高臺榭高臺以誰帝也明年遂使鉤盾
令宋典繕修南宮玉堂又使掖庭令畢嵐
鑄銅人四列於倉龍玄武闕倉龍東闕玄武北闕又鑄
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玉堂及雲臺殿前
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
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翻車設機車以引水渴烏爲曲筒以氣引水上也

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
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
修虒已甚刑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
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爲車
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
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以悅天下謀
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
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
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
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
死

論曰自古喪大業絶宗禋者其所漸有由
矣三世以嬖色取禍夏以末嬉殷以妲己周以褒姒嬴氏以
奢虐致災秦始皇嬴姓也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
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商之久矣商謂商略
至於釁起宦失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無暉於門閥肌膚莫
傳於來體推情禾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

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王懲謹舊之庸女若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亦有忠厚平端懷術糾邪謂呂強也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若良賀對順帝不舉人也或借舉貞良先時薦譽曹騰進邊韶延固等也非直苟恣凶德止於暴橫而已然眞邪並行情貌相越越違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蓋亦有其理焉瞀音茂亂也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謂蔡邕對詔王甫曹節竊觀之乃宣布於外而邕下獄也至戚發憤方啓專奮之隙謂竇武謀誅宦者反為宦者所殺也斯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為蟲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矣今迹其所以亦豈一朝一夕哉易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言初履霜而堅冰至者以喻物漸而至大也贊曰任失無小過用則違況乃棊職遠參天機毛詩曰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巷職即寺人之職也威凶家害國夫豈異歸尚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曰為惡不同同歸於亂舞文巧態作惠作

後漢列傳卷第六十八

劉昆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任安 洼丹
張興 楊政
孫期 戴憑
牟長 歐陽歙
張馴 宋登
周防 尹敏
楊倫 孔僖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
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
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禮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先是四方學士多懷協圖
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
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相榮之
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
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

又戾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
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
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
列籩豆禮器也竹謂之籩木謂之豆干盾也戚鉞也舞者所執服方領習矩
步者委它乎其中方領直領也委它行貌也中委音於危反它音以支反
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
子始冠通天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朝冠通天冠高九寸黑介幘金薄山所常服也
衣曰月續漢志曰乘輿備文曰月星辰也乘輿備制度曰備法物之駕胡廣漢
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卿
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直
駟也盛清道之儀漢官曰清道以旄頭爲前驅也坐明堂而朝
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雲物解見明紀袒割辟雍
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
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
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官儀曰辟雍四門外皆有橋觀者水外
者門外有水以節觀故云圍橋門也圍遶也其後復爲功臣子孫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次
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
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石渠見章紀）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即白武通議是）又詔高才
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
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
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
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突準
徐防並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
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
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
士倚席不講（禮記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又曰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注云謂講問客也倚席言不施講坐也）朋徒相視怠散學舍
穨敝鞠為園蔬（詩小雅曰鞫為茂草注云鞠窮也）牧兒蒭豎
至於薪爨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
黌宇（說文曰黌學也黌與橫同）凡所造構二百四十居千
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
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者儒皆補郎舍人

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太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漢官儀曰春三月秋九月習鄉射禮禮生皆使太學學生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也謝承書曰碑立大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未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縢亦縢也音徒恒反說文曰縢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

哉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弃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猥衆難以詳載今但録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者則不兼書著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寬（前書寬字子襄）丁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前書讎字長卿喜字長翁賀字長翁）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前書延壽名贛）別爲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前書直字長翁）傳易授琅邪王橫爲費氏學（前書橫作璜字平仲）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爲高氏學（毋將姓也毋讀曰無）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東昏屬陳留郡東緡屬山陽郡諸本作緡者誤）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容儀也前書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以容爲禮官大夫）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

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劉向別錄曰雅琴者諸琴雜事中前書藝文志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定韓子曰師曠對晉平公曰昔黃帝合鬼神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作爲清角今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蒿首詩小雅瓠葉詩序曰刺幽王棄禮而不能行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昆懽禮之廢故引以瓠葉爲俎實射則歌蒿首之詩而爲節也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郡國志河南郡有負犢山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即除爲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

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乃令入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永平中爲太子中庶子建初中稍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字子玉風俗通洼音圭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十七年卒于官年七十時中山觟陽鴻字孟孫姓觟陽名鴻也觟音胡瓦反其字從角字或作鱋從魚者音胡圭反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稱永平中爲少府

任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游太學受

孟氏易兼通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
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桓問任安又
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授諸生
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
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之時
王塗隔塞詔命竟不至年七十九建安七
年卒于家

楊政字子行京兆人也少好學從代郡范
升受梁丘易善說經書京師為之語曰說
經鏗鏗楊子行教授數百人范升嘗為出
婦所告坐繫獄政乃肉袒以箭貫耳抱升
子潛伏道傍候車駕而持章叩頭大言曰
范升三娶唯有一子今適三歲孤之可哀
武騎虎賁懼驚乘輿舉弓射之猶不肯去
旄頭又以戟叉政傷胷政猶不退哀泣辭
請有感帝心詔曰乞楊生師乞讀曰氣即尺一
出升政由是顯名為人嗜酒不拘小節畧
敢自矜然篤於義時帝壻梁松皇后弟陰

就皆慕其聲名而請與交友政每共言論
常切瑳懇至不爲屈撓嘗詣楊虛矦馬武
武難見政稱疾不爲起政入戶徑升牀排
武把臂責之曰卿蒙國恩備位藩輔不思
求賢以報殊寵而驕天下英俊此非養身
之道也今日動者刀入脅武諸子及左右
皆大驚以爲見劫操兵滿側政顏色自若
會陰就至責數武令爲交友其剛果任情
皆如此也建初中官至左中郎將

張興字君上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
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
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
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
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
遠至者著録且萬人爲梁丘家宗著於録十
四年卒於官子勳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
都尉

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年

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爲侍中數進見問得失帝謂憑曰侍中當匡補國政勿有隱情憑對曰陛下嚴帝曰朕何用嚴憑曰伏見前太尉臣曹掾蔣遵清亮忠孝學通古今陛下納虞受之訴遂致禁錮論語孔子曰虞受之訴注大謂受人之訴辭也以是爲嚴帝怒曰汝南子欲復黨平憑出自繫廷尉有詔勑出後復引見憑謝曰臣無謇諤之節而有狂瞽之言不能以尸伏諫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知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側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君乃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偷生苟活誠慙聖朝帝即勑尚書解遵禁錮拜憑虎賁中郎將以侍中兼領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

詁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
坐二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
戴侍中在職十八年卒於官詔賜東園梓
器錢二十萬時南陽魏滿字叔牙亦習京
氏易教授永平中至弘農太守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
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
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
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
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
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董
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
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
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
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前書云濟南伏生名勝傳尚書授濟南張生
及千乘歐陽生前書字和伯歐陽生授同郡兒
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

陽高高子陽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名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勝爲大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姓都尉名朝朝授膠東庸譚爲尚書古文學未得立歐陽歙字正思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爲博士歙既傳業而恭謙好禮讓王莽時爲長社宰長社今許州縣地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脩政遷河南都尉後行太守事世祖即位始爲河南尹封被陽侯被陽故城在今淄州高苑縣西南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揚州牧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年更封夜侯夜今萊州掖縣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

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
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
歙學爲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
辜歙門單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爲
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
師資之益乞殺臣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
已死獄中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廐長
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
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子復嗣復卒無
子國除濟陰
曹曾字伯山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
至諫議大夫子祉河南尹傳父業教授又
陳留陳弇字叔明亦受歐陽尚書於司徒
丁鴻仕爲蘄長續漢書曰弇以尚書教授躬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弇翱翔
年長字君高樂安臨濟人也其先封牟春
秋之末國滅因氏焉長少習歐陽尚書不
莽世建武二年大司空弘宋弘也
稍遷河內太守坐墾田不實

自爲博士及在河内諸生講學者常有千
餘人著録前後數萬人著尚書章句皆本之
歐陽氏俗號爲今氏章句復徵爲中散大
夫賜告一歲卒於家子紆又以隱居教授
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徵之欲以爲博士道
物故 在路死也案攷臺訪問物故之義高堂隆合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於事也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
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
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
射順帝以登明識禮儀使持節臨太學奏
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
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
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
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
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
字擢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甚見納異多

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
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
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堵音者）少爲諸
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
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
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
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
通經記令校圖讖使撰去崔發所爲王莽
著録次比（前書王莽居攝三年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雲太保屬臧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鳴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甲子莽上奏太后曰巴郡石牛雍石文皆到未央宫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章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考封侯承天命用神說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其後莽封發爲說符侯）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音不罪而亦以

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旰晚也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說苑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於山子期皆知之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惠子之死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堊慢有泥慢之也堊音於各反墁音莫干反蠅翼薄也後三遷長陵令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素有名稱而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何謂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徵常脩逆旅杜預注左傳曰逆旅客舍也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禮男子二十而冠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

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
七十八卒於家子舉自有傳
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
傳古文尚書毛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
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莽改
千乘國曰建信又改曰建新郡守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
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
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
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
讀吳王夫差時事僖廢書歎曰若是所謂
畫龍不成反爲狗者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句踐
猶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曰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後句踐滅吳吳
王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遂自剄死駰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爲
天子年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
年閒號勝文景前書武帝年十七即位即位一
公六年舉賢良班固贊曰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
文景之恭儉以濟斯人雖詩書所稱何以加茲也
及後恣己忘其前之爲善謂武帝末年好神仙祭祀之事征伐
四夷連兵三十餘年又信巫蠱天下户口減半人相食竽及舟車官賣鹽鐵也僖曰善書傳

老此多矣鄰房生梁郁儌和之曰儌謂不典之言而傍對也禮記曰無儌言儌音仕鑒反如此武帝亦是狗邪僖駟默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誅責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教未有過失也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

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國語曰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親迎於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爲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不埽除社稷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曰昔者聖王之理天下定人之居成人之事而愼用其六柄焉四人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嗟其事易也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淵聖御名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誅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案史記達者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堯曰咸池舜曰太韶禹曰大夏湯曰大護周曰大武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

所二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
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煇聖德至
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
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揖及
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
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篆所作易林也）
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
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
年卒官遺令即葬二子長彦季彦並十餘
歲蒲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
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
華陰長彦好章句學季彦守其家業門徒
數百人延光元年河西大雨雹大者如斗
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青乃召季彦
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對曰此皆陰乘
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陛下宜
脩聖德慮此二者帝默然左右皆惡之舉
孝廉不就三年四十七終於家初二年帝

時王莽秉政乃封孔子後孔均爲褒成侯
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及莽敗失國建武
十三年世祖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志卒
子損嗣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損卒子曜
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絶

臣賢案獻帝後至魏封孔子二十一葉孫羨爲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葉孫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爲崇聖侯北齊改封三十一葉孫爲恭聖侯周武帝平齊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隋煬帝改封爲紹聖侯貞觀十一年封夫子裔孫子德倫爲褒聖侯倫今見存

揚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
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爲郡文學掾更
歷數將志乖於時以不能人間事遂去職
不復應州郡命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
餘人元初中郡禮請三府並辟公車徵皆
辭疾不就後特徵博士爲清河王傅是歲
安帝崩倫輒弃官奔喪號泣闕下不絶聲
閻太后以其專擅去職坐抵罪順帝即位
詔免倫刑遂留行喪于恭陵服闋徵拜侍

中是時邵陵令任嘉在職貪穢因渠武威
太守後有司奏嘉臧罪千萬徵考廷尉其
所牽染將相大臣百有餘人倫乃上書曰
臣聞春秋誅惡及本本誅則惡消振裘持
領領正則毛理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
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舉者無
以禁絶姦萌往者湖陸令張豐蕭令駟賢
徐州刺史劉福等貲穢既章咸伏其誅而
豺狼之吏至今不絶者豈非本舉之主不
加之罪乎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
舉者以頡謗讀當斷不斷黃石所戒（黃石公三略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
者猶塵加嵩岱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爲
損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奏御有司以倫言
切直辭不遜順下之尚書奏倫探知密事
激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鬼薪取薪以給宗廟三歲刑也）詔書以倫數進忠言特原之免歸田
里陽嘉二年徵拜太中大夫大將軍梁商

以爲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石之官詔書勑司隸催促發遣倫乃留河內朝歌以疾自上曰有留死一尺無北行一寸刎頸不易九烈不悔匹夫所執彊於三軍論語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帝乃下詔曰倫出幽升高詩曰出于幽谷升于喬木寵以藩傳稽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從苟肆猶志猶狂也音絢遂徵詣廷尉有詔原罪倫前後三徵皆以直諫不合既歸閉門講授自絕人事公車復徵遁不行卒於家遁逃也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昌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九上

列傳卷第六十九 儒林下 范曄後漢書七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高詡　包咸

魏應　伏恭

任末　景鸞

薛漢　杜撫

召馴　楊仁

趙曄　衛宏

董鈞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張玄

李育　何休

服虔　穎容

謝該　許慎

蔡玄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爲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爲齊詩

燕人韓嬰亦傳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最爲毛詩未得立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般音卜滿反）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禄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曲阿今丹陽縣）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姓右師名）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

往教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也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二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録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數

進見論難於前特受賞賜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禄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脩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奉以終其身十五年行幸琅邪引遇如三公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

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
葬顯節陵下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繁縣故城在今益州新繁縣北）少
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
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輦車載奉德喪致
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
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曰必致
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
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
沙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
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
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
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
作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
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薛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
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識緯

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為博士受詔校定
圖讖當世言詩者推漢為長永平中為千
乘太守政有異迹後坐楚事辭相連下獄
死弟子犍為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
伯高最知名
杜撫字叔和犍為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
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
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為驃
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
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効歸時撫為大夫
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
建初中為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
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
帝時為少府前書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人親愛號曰召父父建武
中為卷令卷縣屬滎陽郡卷音丘圓反俶儻不拘小節馴
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之
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

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
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
拜陳留太守賜刀劒錢物元和二年入爲
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
官賜冢塋陪園陵孫休位至青州刺史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
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
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上音時掌反下同
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漢官儀曰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任賢抑黠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
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
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
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
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今益州什邡縣也音十方
寬惠爲政勸課椽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
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之朝廷

是義學大興鑿田千餘頃行兄喪去官後
辟司徒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
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為閬中
令卒於官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
奉檄迎督郵曄恥於厮役遂弃車馬去到
犍為資中（資中縣名今資州資陽縣）詣杜撫受韓詩究竟
其術積二十年絶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
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
于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
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為長於論衡邕還
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
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
不就卒於家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
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
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
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

文尚書爲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
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光武
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
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
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
毛詩箋 箋薦也薦成毛義也張揖博物志曰鄭注
相玄是郡人 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此海
故以爲敬云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
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
兄子聖沛人慶普德字近君聖字次君普字孝公於是德爲
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
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
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
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絕然未
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
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董鈞字文伯犍爲資中人也習慶氏禮事
大鴻臚王臨元始中舉明經遷廉樂令前書

平帝元始五年舉明經漢官儀曰廩犧令一人秩六百石病去官建武中舉孝廉辟司徒府鈞博通古今數言政事永平初為博士時草創五郊祭祀續漢志曰永平中以禮儀識及月令有五郊迎氣因採元和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四方中兆在未壹皆三天又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鈞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累遷五官中郎將常教授門生百餘人後坐事左轉騎都尉年七十餘卒於家中與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前書齊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彭祖為春秋顏氏學安樂為春秋嚴氏學前書彭祖字公子安樂字翁孫安樂即眭孟姊子也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傳訓

詁授趙人貫公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東緡今兗州金鄉縣習公羊嚴氏春秋恭明教授常數百人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直言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廖音力弔反坐貪穢下獄没入財產顯宗以信臧物致諸廖吏唯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

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稱河南緱氏人
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正愛士大夫然
一毫未嘗取於人以節介氣勇自行王莽
末兵革並起宗族老弱莊營保閒堪常力
戰陷敵無所回避數被創刃宗族賴之郡
中咸服其義勇建武中仕郡縣公正廉絜
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爲長吏所
在有迹爲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爲
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吏堪
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後復仕爲左馮翊坐
遇下促急司隸校尉舉奏免官數月徵爲
侍御史再遷尚書令永平十一年拜光祿
勳堪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
十八年以病乞身爲侍中騎都尉卒於官
堪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穆十二年以
澤行司徒事如眞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
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絜循行盡敬宗
廟常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

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漢官儀此下云一日不齋醉如泥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復音複重音直容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建武中爲州從事徵拜博士東觀記曰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

師因以號之稍遷太子少傅卒於官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講授嘗數百人諸儒以承三世傳業莫不歸服之建初中舉孝廉卒於梁相子孫傳學不絕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有稱鄉閭建武中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趙王良之子謚曰節聞其高名遣使齎玉帛請以為師望不受後仕郡功曹永平初為侍中越騎校尉入講省內十六年遷大司農十八年代周澤為太常建初五年坐事左轉太中大夫後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録九千餘人年八十永元十三年卒於官門生會葬者數千人儒家以為榮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

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録千餘人玄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眞解矇矣遭逢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漆縣今豳州平平縣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

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折難也音之舌反）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衞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再遷尚書令及馬氏廢建初八年順陽灾馬廖子豫爲步兵校尉坐投書怨謗豫免廖歸國見馬援傳育坐爲所舉免歸歲餘復徵再遷侍中卒於官

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樊縣故城在今兗州瑕丘縣西南）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疾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博物志曰何休注公羊云何氏學有不解者或咨曰休謙辭受學於師乃宣出於已此言爲左也覃思不闚門十有

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駮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甚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服虔字子愼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長平縣故城在今陳州西北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

荊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魏略曰詳字文載少好學聞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涉詣許從該問難諸要今左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杜畿爲太守署詳文學祭酒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學多褊又不孰悉唯詳五業並授其或質難不解詳無慍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也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陸賈爲太中大夫時時前說稱詩書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祖未嘗不稱善叔孫通爲高祖制禮儀並見前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戹運三年乃讙史記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言乃讙時靈帝崩後獻帝居諒闇初釋服也今尚父鷹揚方叔

翰飛 尚父太公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鴥彼飛隼翰飛戾天注云方叔卿士命爲將也涖臨也鴥急疾之貌也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 王師電鷙羣凶破殄始有櫜弓卧鼓之次 毛詩曰載櫜弓矢櫜所以盛弓言今太平櫜弓卧鼓不用征伐故須賢人也 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 曾參史魚 兼商偃之文學 卜商言偃也論語曰文學則子游子夏 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 史記曰吳伐越隳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僇之其節專車此爲大也 隼集陳庭 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黃能入寢 左傳曰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今夢黃能入於寢門其何厲鬼邪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能以入羽泉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 亥之言四百 首 左傳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 有二 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開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郄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

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杜注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爲身如筭之六也非

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
前前書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詣北闕自稱衛太
子丞相御史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
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不疑曰
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
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
罪人也遂送下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
曰公卿大臣當用
經術明於大義也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
朝士益重儒術前書曰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
下有謀上者陛下欲何之乘與車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
吏吏白霍光是時光與張子孺謀欲廢王光讓子孺
以爲泄子孺實不泄召問勝對言
在洪範光子孺以此益重儒術士今該實卓然

比跡前列閒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
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樸而逃踰越
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爲名故往而不能反
也朝廷之士爲祿故入而不能出後日當更饋
樂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史記
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
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
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
曰孤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
將柰何廖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以女
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
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慮也乃令內
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由余數諫

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孫卿子後序所論孫卿事曰卿名況趙人也楚相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今與之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趙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彊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卿天下賢人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爲蘭陵令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前書匡衡爲平原文學長安令楊興薦之於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試召置幕府貢之朝廷必爲國器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吏薦衡於帝帝以爲郎中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爲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

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洨音侯交反初愼以五經傳說臧

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
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
徒常千人其著録者萬六千人徵辟並不
就順帝特詔徵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
合帝意遷侍中出爲弘農太守卒官
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
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儒服爲章甫之冠縫掖之衣也禮記曰言必則古昔稱先王
遊庠序聚横橫又作黌
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
遠萬里之路經生謂博士也就之者不以萬里爲遠而至也精廬暫
建贏糧動有千百精廬講讀之舍贏擔負也其著名高義
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
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
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楊雄曰
今之學者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
帨楊雄法言之文也喻學者文煩碎也鞶帶也字或作幣說文曰幣覆衣巾也音盤帨佩巾也音
稅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

之或徙無二專一也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
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亦法言之文也譊譊諠也音奴交反且
觀成名高弟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
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
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
路自淵聖御名靈之閒君道秕僻秕穀不成也以喻政化之惡也朝
綱日陵國隙屢啓陵陵遲也自中智以下靡不
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謂閻
忠勸皇甫嵩令推亡漢而自立嵩不從其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
議者謂董卓欲大起兵鄭泰止之卓從其言人誦先王言也下
畏逆順埶也言政化雖壞而朝久不傾危者以經籍道行下人懼逆順之埶至
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
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鞠躬
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
而無悔心昏主謂獻帝也札簡也折簡而召言不勞重命也繩約猶拘制也謂溫反高並
被徵而就拘制也暨乎剝橈自極人神數盡易大過卦曰棟
橈凶橈折也極終也言漢祚自終人神之數盡橈音女教反然後羣英乘其運
世德終其祚羣英謂袁術曹操之屬代德終其祚謂曹丕即位廢獻帝爲山陽公

自廢至薨十四年以壽終跡褒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力乎跡猶尋也言由有儒學故能長久也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於殺逆其將有意乎史記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也

贊曰斯文未墜亦各有承論語曰天之將喪斯文也言斯文未陵遲故學者分門各自承襲其家業也淫分流別專門並興精疎殊會通閡相徵千載不作淵原誰澂說經者各自是其一家或精或疎或通或閡去聖既久莫知是非若千載一聖不復作起則泉原混濁誰能澂之

後漢書列傳卷第六十九下